山行

高二8班 彭瑞杰

走在山里，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。喊的还不是你的本名，而是像狗剩子、石头蛋子这之类的小名。当然也不是朝着你喊，而是向这山喊了一嗓子，向这水喊了一嗓子，你猛地一回头，山里是你的名字，水里是你的名字，到处都是你的名字。这是乡村的喊人方式，热情洋溢，也许还会加上手舞足蹈。

城市里的人不会这么喊你，他们把你的名字扔在冷漠的角落。面无表情，擦肩而过。

走在这里的山路，踩到一簇野葱，或是撞见一棵芥菜，心生歉意地将它拔起，也不用洗，在袖口上擦两下，便可放在嘴里生吃掉。就算是一棵狗尾巴草，也可以叼在嘴里玩弄好一会。是的，上面什么也没有。除了一点干透的雨渍，一丝风的痕迹，一点阳光的温度。但这都是香的，雨渍是香的，风是香的，就连虫子的不合时宜也是香的。这里的乡村，四面环山，外面的东西是进不来的。包括，那些坏掉了的良心。

山腰上会有一两间土房，房墙开裂，颤巍巍地站在那里，也许它们也已经站立了百年，但它们还会屹立下去，以一种顽强的姿态，坚守着乡村的尊严。走过去，触手可及的房檐、随意铺洒的稻草，它们会安抚你平日在城市里看到那高不可及的楼房时压抑的心。你会平静下来，敲打一下厚实的土墙，抚摸一下粗壮的门柱，叹畏历史的深远与厚重，是它们，挺立了中国农民千年的脊梁。

也许会有一两个老人坐在院子里，光着膀子，露出长满厚茧的肩背，端着长长的烟杆，静静地，坐在山间夕阳的余晖里。夕阳也确实是熟了，夕阳也确实是老了，这大山里的夕阳和这老人一齐敞开粗犷憨厚的胸怀，和那山崖上的的石头一样裸露着遥远的追求。你走到老人的身旁，无言，默立，静静地注视着他。

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庞啊。苍老和贫瘠就那么明显地写在他们脸上。岁月已将那原本光滑细腻的脸庞打磨得粗糙而又缺少光泽，一道道时光的皱痕中还藏着一颗颗砂砾，世道的沧桑在他们的眼角印上了深深的皱纹。你不忍直视，意欲转眼远望。突然，从他的眼睛里迸射出一道利剑般的亮光，直逼你的心灵，将你固定在那里，不得动弹。无论你经历过多大的风雨，无论你的人生已经过怎样的磨练，也无论你觉得自己已经有多么成熟，在这坚守时光的老者面前，在那充满历史的睿智的眼睛前，你就像一个诚惶诚恐的孩子一样在接受审问。于是，你的一生便在他的注视下袒露无疑。你之前做过的亏心事，你心底里的坏心思，统统暴露了出来。你只有像一个做错事情的孩子一样低下头来，承认自己的错误。但他此时又已经转过头去，凝视着这守候了一辈子的大山，这守护的一辈子的泉水，这守望了一辈子的蓝天……他们将一个甲子的时光沉淀为一汪平静，把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凝成豁达洒脱。在这样一双流淌着人生的苍劲和阔远的眼睛面前，你会成为一个虔诚的人，一个忠诚的赎罪者。

大山里是会有泉水的，氤氲在阵阵雾气中，似仙境，如梦幻一般。怀着敬畏的心走近，看见自己在水中的倒影，你惊讶的发现这并不是你，这只是一张用于交际的面具。狠吸一口气，浸入水中，洗去你的虚伪，洗掉你的狰狞，脱下你的面具，还原一张清秀的脸庞，还你一颗圣洁的心灵。

夕阳终于落了，你慢慢走出大山，走出人口日渐稀少的乡村，你的裤脚打到路旁的野草，一滴露水滑落，像是大山的眼泪……